

形原的黨產共國中下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
研究部
圖書室

分類號數 782.866

著者號數 535

登錄號數 7986

MG
K825.2
374



3 2173 6703 0

序言

戚將軍繼光是明代剿寇禦侮的民族英雄。當此國難未已，事變方殷的時候，要復興中華民族，自有把他的事蹟約略陳述，以爲全國同胞取範的必要。

戚將軍赤心爲國，公正不阿，一生的偉大事業，固然是剿滅倭寇和守禦北塞；而訓練士卒，創製軍備，亦都有特獨的見識和遠大的眼光。距今雖已三百餘年，而所言所行，尙多足以效法的價值。

本書敘事，以時爲經，以事爲緯，計分上下二編：上編略述和戚繼光有關的明室外患，使讀者先得到一點時代的概念。下編才引入戚繼光本傳，使讀者由所得的時代概念而認識戚將軍所處的環境和所成就的事業。

戚將軍距今時期雖還不遠，而史書中敘事迹地，已有參差不一其說的地方。如遇此種情形，本書取材一以戚少保年譜爲準。意以戚少保年譜一書，係戚將軍自己的兒子祚國、昌國、報國、興國四人所共同編纂的，遑庭受訓，見聞明確，諒不至傳聞失實。

戚繼光

編纂本書，承友人何士豪君多方協助，附此致謝。

二十五年元旦程寬正

戚繼光

第1250次中華書局 82.9.6

目次

頁數

序

上編 和戚繼光有關的明室外患

- 一 沿海倭患.....一
- 二 北塞窮寇.....七

下編 戚繼光本傳

- 一 家世和少年生活.....〇
- 二 承襲父蔭和闕浙剿倭.....一
- 三 招練浙軍.....四
- 四 大破浙贛的倭寇.....一九

目次

- 五 移兵救閩 二二二
- 六 再度援閩 二二六
- 七 窮追殘寇條陳肅清計畫 二二九
- 八 移鎮薊門 三三八
- 九 增設戰備 四一
- 一〇 平服北寇 四三
- 一一 調任廣東辭職家居 四六
- 一二 一生撰述 四八

戚繼光

上編 和戚繼光有關的明室外患

一 沿海倭患

倭人本是日本的一種漁人，元初，時來中國及朝鮮通商。到了元朝末年，中國大亂，許多草莽英雄，四方割據。明太祖即位，方國珍和張士誠雖然先後被誅服，但他們的餘黨，又時時勾結倭人，擾亂山東、浙江、福建濱海的州縣。明太祖曾派遣使臣，責令日本國王加以鎮壓，終未見效。仍是恣意的擾亂山東；又復劫掠浙江的溫州、台州、寧波和福建沿海各郡。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〇年）又遣使曉諭。次年倭稱臣進貢，並送還台州、寧波等地方掠去的人口七十餘。可是那年仍有倭寇劫掠溫州，明年復寇浙江的海鹽、澉浦，擾亂福建濱海諸郡。十六年（公元一三八三年），倭寇復於掠浙江的金鄉、平陽等地。二十年（公元一三三八年），朝廷以倭寇恣擾不已，不得不預為防範。於是派官至福建濱海一帶，相度形勢，在濱海所屬的城池不當要害的，加以遷移。更於民戶中三丁抽一，以充守備。建築城牆十六座，派兵五個巡檢司，統兵卒萬五千餘人。又另派人至浙江，視察浙東、浙西各郡的防務，

沿海倭患



(南)

建築城池五十九座，於民戶中四丁抽一充守備，得兵卒五萬八千七百餘人，分守諸衝所。復命福建置備海船一百艘，廣東二百艘。從此海防大爲整飭，倭寇雖常有擾亂的事，可不像以前那樣恣意劫掠了。

明成祖永樂十七年（公元一四一九年），倭寇與遼東，倭船進到王家山島。都督劉榮知道了，馬上率領精兵到望海埭去防禦。倭寇數千人，分乘二十船，直駛馬雄島，進圍望海埭。劉榮設計誘敵，敵兵中伏，大敗而逃。榮復遣兵截住歸路，復合大兵圍攻，倭寇死的七百餘人，生擒的八百餘人。從此倭寇不敢再擾亂遼東了。

後來日本權臣足利義滿當國，貪通商之利，遣使來明朝貢，成祖因封義滿爲日本國王。義滿便常協助中國緝捕倭寇以利通商，倭寇之患稍衰。

到了明英宗正統四年（公元一四三九年），倭船四十艘，連破浙江台州的桃渚（在今臨海縣東）寧波的大嵩（在今鄞縣東）和昌國衛（今浙江定海縣）焚殺劫掠，至爲猖獗。後四年復寇浙江的海寧樂清。

倭性狡黠，不時的運載貨物，隱藏兵器，出沒於海濱。碰到機會，就拿出兵器，大肆劫掠。沒有機會的時候，就陳列貨物，美其名爲朝貢——實則係貨品買賣。東南濱海的居民，時常受他們的騷擾。當永樂初年，對於朝貢，原有限制的：「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攜帶軍器，違者以寇論。」後來他們對於這種限制，逐漸的不遵行了。到了明英宗

宣德初年（公元一四二六——一四三五年），又重新申定規約，限定「人毋過三百，船毋過三艘。」可見他們貪利，每於貨物外，帶了許多私物，這種私物，照例都須給價。但是無論貨物私物，概不能和中國人民直接交易。後來，明廷爲統制進口的貨品起見，於寧波設立市舶提舉司。嘉靖年間，又把市舶提舉司裁撤，對於貨物的輸入，取放任的態度。於是沿海的好商，有和他們直接交易的。不久雖然禁止，但是一般貴家豪紳，每多憑藉自己的勢力，勾結地方官吏，仍和他們直接交易。從此引狼入室，在互相不能諒解的情形下，倭患就愈加不可遏止了。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一五四七年），浙江的寧波、紹興、台州、溫州等濱海地方，和福建的福寧、興化、漳州、泉州各郡，屢次受到倭患。這許多地方雖然設有衛所城池，和巡海副使、備倭都指揮等等，可是倭寇出沒無常，浙江、福建兩處的官弁又不能統攝，防禦進剿，很覺困難；加以到處奸民，尤難着手。於是特派朱統巡撫浙江兼制福建的福寧、興化、漳州、泉州、建寧五府的軍事。朱統清廉剛直，奮勇有爲，受任以後，就革除運載違禁品的渡船，以清海道。嚴辦保甲，搜捕奸民。明年，攻破奸民盤踞的寧波口外的雙嶼。奸民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也先後的被擒殺。

雙嶼既被官軍攻破，許棟的餘黨汪直等遂收拾餘衆遠遠逃避。朱統又命都司盧鏜，把雙嶼的水道堵塞，使倭船不能進出，以絕後患。浙閩的大姓，素同倭寇往來，靠倭貨賺錢的，

至此大爲失利。於是都怨恨朱統，串通朝官，上疏誑統。奏准將朱統改巡撫爲巡視，減削其職權，不久又誣他擅殺，罷免他的官職，並且要提京按問。統知道了，吞聲飲泣，就自製檣志，作絕命詞，吞藥而死。同時盧鎰等也受人誣陷，辦了重罪。朝野人士，同聲嘆息。自從朱統死後，四年以內，不曾設立巡撫大臣；在朝在野的人士，對海禁事，都搖首不敢再言。浙江、福建的衛所和戰船，從此虛設。還有朱統所招的福清捕盜船四十餘艘，也統統遣散了。於是海防廢弛，倭寇之勢卽成燎原。

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這一般人，以內地不能立足，都逃逸到各海島。爲倭寇主謀，引他們到內地劫掠。海中的巨盜，也就蠢發倭寇，分別焚掠沿海的地方，都得大利，於是倭寇愈益猖獗。朝廷以倭患一天利害一天，就再設巡撫。但是事先戰船破了，不去修理；成卒缺額了，亦不去補充，更談不到訓練。一聽到倭寇來了，勉強徵集漁船來防守。以平時沒有訓練過的兵，不是專供戰爭的船，去和倭寇抵禦，難怪他們一見了倭船，馬上就逃。於是倭船所到的地方，就是倭勢所及的處所。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一五五三年），汪直勾結倭寇，大舉焚掠。戰船數百艘，蔽海而至。浙東、浙西、江南、江北，濱海幾千里，同時告警。先破浙江的昌國衛，再犯江蘇的太倉，又破上海縣，焚掠江陰，進攻浙江乍浦。繼又劫掠金山衛，犯崇明，常熟和嘉定。嘉靖三十三年（公元一五五四年）正月，再由太倉焚掠蘇州，攻打松江，復至江北，進攻通、泰二

州。四月路嘉善，攻崇明，進攻蘇州，入崇德縣。六月由吳江進掠嘉興，還屯松江的柘林。縱橫寬爽，如入無人之境。當時的巡撫，亦沒有辦法。不久朝廷命兵部尚書張經，總理剿務。於是向四方徵集軍旅，協力進剿。這個時候，倭寇把川沙窪、柘林做他們的巢穴，四出抄掠。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一五五五年）正月，倭寇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轉掠塘棲、新市、橫塘、雙林等處，進攻德清縣。五月再聯合新來的倭寇，突犯嘉興；至王江涇的地方，才為張經擊敗，斬首千九百餘人。其餘的殘寇奔回柘林。另外一路倭寇，復至蘇州境內劫掠並侵入江陰，無錫，出入太湖。其實真正的倭寇僅十分之三，附從倭寇，乘機劫掠的，則佔十分之七。官軍素懦怯，所以同倭寇作戰，總是奔潰。到後來嘉靖帝命工部侍郎趙文華督募軍情。文華把功罪顛倒，軍事愈不可支。而新來的倭寇，愈加增多，江浙益受荼毒。倭寇每每把自己的船燒了，上岸劫掠。從杭州的北新關，西進剽掠淳安，衝入安徽歙縣，至績溪、旌德。過涇縣，趨南陵。遂到蕪湖。沿長江的南岸，到處焚掠，奔太平府（即采石磯），進犯江寧鎮，逕侵南京。繼又趨秣陵關，沿溧水，流劫溧陽、宜興。聽到官兵從太湖方面來，就趨過武進，直抵無錫，駐惠山，復抵潞墅，為官軍所圍攻。追至楊林橋，才把倭寇殲滅。這一次，倭寇不過六七十人，竟東西流竄數千里，被殺傷的近四千人。經過八十餘日方才剿滅。

同年十月，倭寇從浙江的樂清登岸，流劫黃巖、仙居、奉化、餘姚、上虞等處。人民被

擄殺者無數。餘股趨縣，始被官軍殲滅。這一次倭寇不滿二百人，又是深入三府，恣意擄亂，經過五十日才剿滅。

在先，另外一枝倭寇，自山東日照，流劫安東衛，復侵至江蘇的淮安、贛榆、沐陽、桃源。至清河（在今淮陰縣東），阻於雨，就爲官兵所殲滅。這一次，真正的倭寇，亦不過數十人，竟流毒千里，殺戮千餘人，無非是一般奸民幫兇助威的。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一五五六年），浙東西都被倭患，慈谿的焚殺尤其慘酷；餘姚次之。浙西的乍浦、烏鎮、皂林等地方，亦都爲倭寇盤踞的所在，先後到的倭寇竟至二萬餘人。明廷命胡宗憲亟亟打算剿滅的計畫。宗憲用離間的方法，先把各個助桀爲虐的奸民來擊破。當時徐海、陳東、麻葉方在連兵圍桐鄉，宗憲便命徐海擒陳東、麻葉以降。後復擊殺徐海於蔡莊，黨羽亦盡。於是江南浙西諸倭就完全平定了。而江北諸倭則犯丹陽掠瓜洲，勢猶猖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一五五七年）江北諸倭犯如皋、海門，攻通州，掠揚州、高郵，入寶應，並侵淮安，聚集於廟灣地方。過了一年，才被剿平。這時奸民汪直雄心未已，盤踞本港。引新倭大寇浙東，并擾福建；據泉州、浯嶼，掠同安、惠安、南安、攻福寧，破福安和寧德。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一五五八年）倭圍福州，攻福清、永福，并蔓延到興化和漳州等處。於是倭寇由浙移至福建。同時廣東亦漸漸的波及了。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一五六二年）倭寇攻破興化府，肆行殺掠。復擾據平海衛打算爲長久之計。明廷亟命命大猷、戚繼光等合力討伐，終得平定。而戚繼光則先後東征西討，平倭的功勞尤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廣東奸民也引倭爲助，於明穆宗隆慶年間（公元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年），攻破碣石等衛所。吳川、陽江、茂名、海豐、新寧，惠來這許多縣，也都遭焚掠，後且轉入雷、廉、瓊三郡地。

明神宗萬曆二年（公元一五七四年），倭復犯浙東寧、紹、台、溫四郡，又破廣東銅鼓衛雙魚所。此後犯浙，犯閩，犯廣東，猶是繼續不已。所幸不久盡平，但是倭寇歷時既久，沿海良民大有「談虎色變」之概；無知小民，更有指倭相罵，甚且有以倭嚇嚇他們小兒女呢！

倭寇性疑多智，常常據高臨險，以抗明兵；等到明兵氣憤而衰，或兵陣雜亂的時候，就一鼓作氣，成陣的衝出來。又喜歡於盔上裝飾着金銀牛角等形狀式彩色長絲，以駭對方的兵氣，有時并拿着雪亮的鏡子和磨擦光白的刀鎗在日光下掩映，以炫耀對方的眼睛。明兵一時不察，每每遇到這種情形，以爲鬼神下降，不戰自退。在迷信神權時代下的人民，這亦不足爲奇的；然而在今視之，卻是兒戲罷了！

二 北寨窮寇

在明代的時候，東南海濱既受倭寇的擾亂，北方又常受韃靼、朵顏等侵犯。東南的倭患，自經戚繼光等進剿以後，就逐漸的平靖。那北方塞邊的寇患，竟到明朝亡了，才告終結。

元朝被明滅亡後，元順帝率領皇族，退居蒙古的和林（今外蒙古庫倫西南）稱帝如舊，更屢次派兵擾明北邊。明太祖曾經先後差遣大將，前往防剿。有時並以懷柔政策。曉諭他們歸順，可是沒有效果。數傳以後，被部下鬼力赤所奪，去國號，改稱韃靼，不時的侵擾明邊。明廷就在塞邊，分設藩鎮去鎮壓。後來鬼力赤被他部下阿魯台所殺，不久，阿魯台又被蒙古西面瓦剌酋長脫懽所襲殺；脫懽擁立元裔脫脫不花為可汗，自為丞相。脫脫不花頗主附明，又為脫懽子也先所殺；大舉侵明，英宗親征，被擄於土木堡。自後韃靼可汗屢遭廢弑，明邊亦常受侵擾。到了韃靼勢復熾盛，寇邊亦愈加利害！有時向遼東、宣府（今察哈爾宣化縣）大同一帶恣擾，有時向寧夏、莊浪、甘肅等處掠奪，來去並沒有一定，為患亦很大。

後來韃靼的各部落中，最大的是小王子。寇遼東、宣府、大同各地，據河套，掠甘肅、寧夏等處。到了明世宗嘉靖十一年（公元一五三二年）小王子以擁有雄兵，兼富有資財，稍稍對於兵事有厭心，就分一部份的兵駐紮插漢（今察哈爾）稱為土蠻；另外分許多部落屯紮在西北邊，其中有俺答的，雄據河套，喜弄兵，連年屢寇陝西、山西，焚殺劫掠，蹂躪得不堪言狀。三邊（延綏夏寧甘肅）總制曾銑倡議復河套，大學士夏言極力贊成他的主張。快緊出兵了，嘉靖帝意忽中變，嚴嵩竊知帝意，就力辯河套不必恢復。嘉靖帝就把曾銑和夏言革

職誅戮，於是俺答勢愈強。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一五五〇年）俺答又大舉進犯。越宣府，走薊門，直趨古北口。故意向口內進攻，暗中又另派精兵從便道越牆攻入，於是古北口被攻破，大掠懷柔，圍攻順義，長驅到通州，分兵四出焚掠。北京大起恐慌。旋復向京城圍攻，城內閉門嚴守。遂在城外焚掠三晝夜，嚴嵩遣人送金帛，結俺答義子托克托，使貢馬互市，俺答才引兵退去。

嘉靖三十年（公元一五五一年）開馬市於大同、宣府，每年春秋兩市。當開市的時候，守邊的戍卒完全撤去，自是俺答毫無顧忌，時時以羸馬索高價，若不如願，即行寇擾，在大同不如願，則寇宣府；在宣府不如願，則寇大同。甚而上午互市，下午就寇擾，並將賣去之羸馬，亦劫之而回。嘉靖帝怒不可遏，即於第二年取消馬市。從此俺答人寇比前更厲害了！上盤亦復乘機不時的來侵攻，薊門、大同、宣府等處，都是他們時常出沒光顧的地方。這時慮繼光平倭已告一段落，穆宗就調他到北方來防禦了。

朵顏原爲明太祖設以防韃靼的衝所，使其頭目自領其衆，以爲聲援。朵顏地險而強，成祖時附韃靼掠邊地。宣宗時，數寇遼東、大同、延安等地方，爲守將所敗，頭目亦被擒。不久，復附虜刺入寇，各有勝敗。以後歷憲宗、武宗、世宗等朝，朵顏出沒無常，廣寧、寧遠等處，感到極度的不安。到了世宗、穆宗、神宗三朝，仍是照舊的寇邊不已。戚繼光亦於這時來對付朵顏，使朵顏俯首就範。

下編 戚繼光本傳

一 家世和少年生活

戚繼光，字元敬，號南塘，世居山東東牟（今山東萊蕪縣）。始祖戚詳，於元末時避亂遷居安徽定遠。在明朝開國時，頗立軍功，後征雲南陣亡。明太祖就封戚詳的兒子戚斌爲明威將軍，世襲登州衛（今山東蓬萊縣）指揮僉事職。於是戚家居住登州衛的地方。當戚斌初到任的時候，就督修城牆，軍備大固。傳四世，到繼光的父親景通，早喪父，由寡母閻氏撫養成人。景通治軍嚴明；平日操練，也很勤懇。由指揮僉事，升任都指揮。後來又升任大寧（在今熱河）都司；坐鎮大寧。以平亂有功，又升任爲神機坐營。戚景通除善於治軍外，操守清廉，事母至孝，所以做官多年，家境仍是一貧如洗。後來年紀大了，還沒有兒子。娶妾王氏生繼光。時爲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閏十月初一日。

繼光幼年的時候，就個個不羣，有特殊的氣概。歡喜讀書，經史大義，無所不通。他是「將門之子」對於武功，有父親傳授，自然有獨到的地方；加以天資聰穎，成就更大。他常書地作陣，率羣兒操演戰術，指揮得當，進退有方。九歲的時候，有一次同羣兒們玩耍，用泥土瓦石做營陣，削竹桿色紙做旗號。正在操演得興高采烈的當兒，他的小妹妹占據了營地，拔去旗幟；繼光勸妹妹走開，妹妹不聽，他就去捉了一條蛇，趕至妹妹面前，妹妹就丟了

旗桿緊緊的跑開了。鄉人都稱繼光做事奇異，說他「非童子中人」。十歲，他的母親死了，繼光異常悲哀，一切晝禮，親戚故舊莫不同聲贊嘆。十二歲，他的父親問他的志願，他說：「志在讀書。讀書在識『忠孝廉節』四字，否則焉用。」繼光十六歲了，家裏貧窮，幾至不能舉炊。有人對他的父親說：「你廉潔是廉潔了，可是用什麼東西貽給子孫呢？」他的父親嘆繼光到面前，對他說：「我貽給你的是國家的土地，你應該好好地保存起來！」繼光謝道：「大人所賜的，兒當誓死的保存，決不許他人侵佔。」足見他少年時候所受的教訓和所抱的志向，已不同尋常了。

二 承襲父蔭和調浙剿倭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一五四四年）繼光的父親病歿，家徒四壁，葬殮的費用，都是向親友們借貸得來。繼光襲父職，初守蕪門，後任登州衛指揮僉事。操守清廉，完全有他父親的遺風。

繼光既任登州衛指揮僉事，繼復擢升都指揮僉事，專在山東守備，防禦倭寇。天天訓練營伍，修繕衛所。恰巧營中有母舅輩的人，既不努力，又不服從，繼光只得照營規處罰。當晚，就復前去訴說不得已的苦衷，母舅亦就感激涕零，向繼光說道：「你執法如山，此後我再不敢違命了。」從此營官士卒相戒不敢再有疏懈的行爲。

繼光自在山東任都指揮僉事以後，對於防禦倭寇，克盡厥職。及至江南倭患愈趨愈烈，

明廷徵調兵將禦倭；繼光就於嘉靖三十四年（公元一五五五年）升任浙江都司，充當參將，鎮守寧波、紹興、台州三地。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一五五七年）倭寇進犯樂清，省令戚繼光率軍馳救。可是從紹興到樂清，路途既然遙遠，又是一路的崇山峻嶺，很不利於行軍；等到趕到樂清的時候，倭寇已攻陷城池，又往掠劫福安了。繼光即抽兵馳往救應，倭寇又竄往臨海。所以樂清、瑞安、臨海，都受倭寇的焚掠。繼光原來應該處罪的，但以各地路途相隔太遠，交通又不便利，情有可原，方得從寬宥免。那時汪直已伏誅，他的餘黨王激等，據住岑港，預備報復。戚繼光和俞大猷，即奉命前往圍剿。

原來倭寇侵擾江南，實因奸民徐海、陳東、麻葉輩勾引助虐所致。朝廷看到寇氛大盛，命胡宗憲從速打算剿治的方略。胡宗憲設計離間徐海、陳東、麻葉。賊果中計，徐海投水死；陳東、麻葉都被擒獲。宗憲將陳東、麻葉和徐海的首級，解獻京師。嘉靖帝大悅，舉行告廟典禮。加宗憲官爵，賞賜金銀幣帛。徐海羽黨，奔竄舟山，宗憲命俞大猷趁雪夜進剿，把羽黨完全撲滅。

除了漢奸徐海、陳東、麻葉以外，爲倭寇主謀的還有汪直。汪直雄據舟山海島，朝廷懸「伯爵、萬金」的重賞，還是不能將他擒獲。汪直初誘倭寇進掠內地，倭寇獲利很多。後因各地官軍，頗有防備，倭寇被剿戮的亦不少，甚至全島沒有一個人回去的。於是倭寇懼恨汪

直。直乃購王淑等分機重馬，和倭寇分離。島中的人呼聲爲「老船主。」胡宗憲和汪直是同鄉，心裏很德招發他。汪直的母親和髮妻，原繫於金華獄中，宗憲特地的將她們放出來，並勸她們寫家書，招誘直歸順。派人將家書送至蓬直處，並託謝宗憲的一番好意。直某心動，衆知老母髮妻無恙，心中大喜。即請王淑來見宗憲。宗憲對直優禮待，並許帶予買賣僕。直等就將貨物，裝運巨艘，於嘉靖三十六年十月，到蓬岑港地方，船纜停泊在那裏。浙人購到這一艘消息，非常驚恐；官吏亦隨兵備寇。直見如此情形，以宗憲招降，恐非誠意，要求以一貴官爲質。宗憲就派指揮夏正往，直始信不疑，就來進謁宗憲。宗憲大喜，以禮禮饋；繼又令汪直乘杭進謁按御史王本爾。本爾即將直等械送又獄，不久即將汪直處死刑；王淑聞知，大恨，就把夏正支解，並焚去船隻，登陸上山，據岑港堅守。

岑港在浙江定海的東北，是錢塘江與東海銜接的去處。那邊巖岫羅列，地勢極爲險要，易守難攻。戚繼光和俞大猷領兵進剿，仰攻不易。在船的將士，多被擊死，圍攻多時不能克。於是朝廷罷免他們的官職，仍令「戴罪辦賊。」當戚繼光將去攻打岑港的時候，對他的夫人說：「我是封疆之臣，分在必死；你須移居郡城，免被倭賊侮辱。」他的夫人說：「君能做忠臣，我豈不能做烈婦。」李奴從。夫婦之曉大義如此。到了第二年，汪直的餘黨，及新至的倭寇，受不住官軍的圍攻，才趁船突圍向南而遁。漢劫福建、廣東一帶。另有一部份倭寇，趁戚繼光進剿岑港的機會，乘虛掠掠台州。浙中羅嘉賓等，彈劾戚繼光剿賊無功，屢

失防地，和勾結倭寇等罪。明廷正擬加以審問，適因他已平定汪直的餘黨，獲得大功；且汪直本係漢奸，與倭寇原屬一體，今既將汪直餘黨平定，亦足見他無稽，於是恢復他的官職，改守台州、金華、嚴州三郡地方。

三 招練浙軍

咸繼光到浙江以後，看到各衛所的兵卒，久不習戰，臨陣打仗，難免畏怯；而且各種雜兵——如兩廣的狼土兵，山東的箭手，河南的毛兵，江、浙、閩、湖、廣的漕卒，都由各地調集，既緩不濟急，且紀律毫無，制馭頗感困難。甚至有互相內鬩，騷擾人民等事情。於是急忙着手訓練，挑選士卒，藉成勁旅。又因為岑港之役，進剿困難，沒有優良的水師，亦是原因之一。加以倭寇襲掠內地，總以舟山羣島為根據地；每每憑藉水上的優勢，東剿西掠，遇有大軍追剿，則遁匿入海，得機又上岸焚掠。覺得非有精銳的陸軍，和優良的水師，實難抵禦倭寇。繼光除將原有的軍隊，積極加以挑選和訓練外，又見浙江金華、義烏一帶地方，民間都有土兵鄉團，以防盜寇。達到戰鬥的時候，也十分驍勇。民氣既是非常剽悍，民風又是十分忠勇。他想：若招募這種人民，編成一軍，而加以訓練，定可成一很好的軍隊。於是他便上書請求，請求准予改革軍備，訓練士卒，藉資調遣。看他在駐守浙江甯、紹、台時候的呈請書上曾這樣說：

「爲今之計，必隊設火頭行鍋，負之以隨軍；身帶乾糲齋裹，備之以炊爨；兵有營壘

器具，立之以相持，而宿飽則於野，庶爲有制。故本職意，以爲必先用創營壘之法，退則後有可恃，以更番進，則對壘可恃以無虞。或又謂方今寇至不時，急求目前之用，而必待從容創練營伍，緩不濟事，誠似迂談。殊不知三年之艾，不蓄不得；而殺敵練兵，可以並行不悖。除將現在倭寇，一面照常督集官兵戰剿；一面統集新兵，或儲器、教藝、練營。待教練有成，即可期實用矣。至於臨敵制變，防詐設奇，在將自出，難以逆計。及照本職，本以一將之官，故所思不出三千之法。甯其粗鄙，而有遺漏；欲求實效，不敢粉飾而繁辭章，徒事虛文。謹將創制營規，欠缺該備器械，逐一開載外，查得接管前官任內，並無交代旗幟墩教之士兵，欲行未便。伏觀平倭疏內一欸：統率等官，詳計某府某縣衛所，應用防守若干名，某港某寨應用守禦若干名，每參將應用三千名；副總兵分管陸路，應用浙直兵三千名。現在各衛所兵士，堪用若干名，會算既定，前後令參將薦同兵備，將所轄各府州縣新舊民快義勇，嚴加挑選，務得臂力驍壯之人；所有老弱，盡行汰去；責取里老隣右保結，攢造花名文冊，明白開注身材面貌，給牌懸帶。選完之日，每兵備道，將所轄地方統計若干，就中挑選三千名，責付參將管理，專備本地陸路截殺，及聽軍門調用。又一欸開在參將者，參將常用訓練，揀選不精，訓練不熟，責在參將佐貳官。名數不充，公食不敷，責在兵備及府州縣掌印官。又開各兵備道將挑選過精壯之人，務足三千之數，交付參將與同軍官，時加操備。居常教練。遇敵交戰，參將之責；平時閱視，臨陣監督，兵備

老責。……」

又看他駐守浙江台、金、嚴三郡時候的呈請書上又有這樣說：

「奉職不以廢棄之餘，誤蒙使過之用。者得任內台州一帶，沿海衛所，自初建置，本以保障生民，捍衛地方，故民出脂膏，以俟饋餉。今積承平，二百年來無事，一旦彼有倭患，其民社任饋軍餉，且如舊矣；而軍伍不惟不能保障生民，無益內地；且每事急，又請募兵，以爲伊城守。是任軍者民也，殺賊者又民也。保民者民也，保軍者又民也。事體倒置如此，殊失祖宗建牙之意。況台海一帶，遠在浙江一隅，將權獨當一面，勢甚可爲。但得情狂於四事，其虛文誤日，一也；間有任事者，而不得弊原肯綮，二也；又見今日之軍，疲備懦弱，略似人形，遂謂必不可振，因噎廢食者，三也；甚至以軍爲額設，悉整用殺賊，致有損軍之罪，四也。夫然，則民兵獨非命耶？但今日蠱壞之極，幹蠱之事，與創始相似，苟存其成法之體，而少變其意，以救其弊，庶成法亦不至廢。請假職以便宜之權，凡利有與當興，弊有所當革，悉容職隨時彌宜，次第修舉。與兵備道許議允行，一膺掌印操履營事宜悉容職，務在得人。一面因才授能，隨時便宜更置。一面疏各分巡兵備道會詳請用，及別衙門有所更置。職境沿海，營事軍官亦必行職咨覆。其措置之要：一曰首正名分。使指揮千百戶旗軍丁舍，秩然有序；而衛所之號令，必行於上下。二曰擊澁別寬食宜，以蘇久困之卒，使士氣漸裕。三曰重治刁軍刁官。使衛所之官，敢於任事。四曰禁所伍

越丹支移，無卽自呈，以請軍政。五日諭以忠義，厚恤戰亡，以勸親上使長之念。六日清
磨海口，均羅進後，以資荷戈之力；至於這羅門外，躍宿清查，影射得丹，操纜鼓舞，身
先教習；凡可以充實行伍，激發士氣者，悉聽職隨機轉奏，不必拘定常格，多方以振飾之
。越過事體重大，務會與遠道廬行。而有哥東糧接月撥放。如此而二年之外，便沿海官軍
不能堂堂一戰者，皆贖誤國門上之罪也。……」

普內條陳當時兵備情形，以及改進的辦法，確中時弊，並且深具卓見。上級官署，雖
然亦謂他便宜行事。繼光自奉命准予按照自己的計畫，實行改革兵備，訓練士兵後，見軍容
雖整，而軍短刃相接時，未幾畏縮不前。乃復上練兵議，議上說：

「今無兵而議戰，亦猶無臂而櫛于將。乃今身合者不凝，觀者不戰，吾不知其可也。
聞曩為露金穴，拏徒遞，陳兵於疆，邑人藉荆棘禦寇，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
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卽一旅可當三軍，何患無兵。」

上級官署，復准其議。繼光乃親自到金華、義烏，招募鄉勇。就中挑選精壯三千人，編
成隊伍。精練懷密，訓練嚴格。又因當時的軍隊，紀律敗壞，調取爲難，故尤注重於服從精
神的教育，和守紀律習慣的訓練。教他們刺擊的方法，攻守的戰術。選的牌槍刺，近的用刀
劈，甚短兵器更迭使用。義烏人民不懼剝悍，且能耐勞忍苦。所以這三千人，自露嚴格訓練
後，對於戰鬥的技術，固存長足的進步；對素來任性行事，隨意衝動的行爲，亦盡行改觀爲

能服從、守紀律的行動。這一枝兵，比其他的任何軍隊，自然來得精良。

繼光鑒於南方的地勢，和北方的大不相同。北方率多平野，利於奔逐；南方多山多水，不便馳騁。所以他又審度形勢，創制特別的陣法。如鴛鴦陣，那是最著名的了。對於速戰的條款，和詳細的退兵方法，均按照地勢和敵方情形，嚴密訓練士兵學習嫻熟。他對於臨陣交戰，有這樣的幾句話：

「開大陣，對大敵，比塢中較穩，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叢鎗截來，叢鎗截去。亂刀砍來，亂刀還他。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衆同疑。一人轉移寸步，大衆亦要奪心，焉能容得或進或退。平日十分武藝，臨時如用得五分出，亦可成功；用得八分，天下無敵。未有臨陣用盡平日十分本事，而能從容活潑者也。」

他除訓練精良的陸軍以外，同時又注意編練水軍。一方面教陸軍亦習水戰，另外又在嚴州的七里瀧附近，招募了許多漁戶，特編成水師隊伍。將所有戰艦、火器、槍械等，重新整理，精益求精。其他行軍的方法，攻守的戰術，亦多別出心裁，嚴加斟酌。於是繼光的陸軍和水師，都成勁旅，大家稱他的軍隊爲「威家軍」，名聞天下。

繼光能訓練成這樣的一枝精兵，決不是偶然的。他除注意訓練士兵能服從、守紀律，和攻守的戰術、忍苦耐勞的精神以外，更注意於賞罰分明，號令嚴肅，待遇公平，不分疎親。

他對於賞罰和號令方面，有下列的規條：

『凡賞罰軍中要柄，若該賞處，就是平時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賞，有患難也是扶持看顧。若犯軍令，就是我的親子姪也要依法施行，決不干預恩讎。』

這樣一來，許多兵士和長官，那敢藐視功令。又因他賞罰分明，亦多同心戮力，樂於效命。並且他和士卒同甘苦，習技藝，尤不能不使士卒們心悅誠服。他說：

『爲將之道，所謂身先士卒者，非獨臨陣身先，件件苦處，要當身先。所謂同滋味者，非獨患難時同滋味，平處時亦要同滋味，而況技藝豈可獨使士卒該習，主將不屑習乎？』

這種愛惜士卒的心腸，肯負責任的表白，活畫出一位可以旋乾轉坤的主將！

四 大破浙贛的倭寇

嘉靖四十年（公元一五六一年），倭寇大舉焚掠浙江台州海邊的桃渚、圻頭。戚繼光聽到這一個警報，立即率領久經訓練的精兵，趕往甯海，扼住桃渚的敵人，在龍山地方大戰。結果，倭寇被打得落花流水，大敗鼠竄而遁。倭寇又見雁門嶺有險可守，就收拾敗餘的兵卒，堅壁高壘的駐紮起來。繼光亦馬上乘着戰勝的餘威，一直浩浩蕩蕩的追殺過去。

這雁門嶺乃是雁蕩山東支的險要。雁蕩山本有南北二山，北雁蕩山在黃巖、樂清之間，與括蒼山脈相連。南雁蕩山，在平陽、泰順之間，迤北便是雁蕩山幹脈，與北雁蕩山隔江相

時。雁門嶺就在温州正西，青田東南，是雁蕩山脈的東支，由嶺重臺，路徑崎嶇，嶺口狹小異常，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繼光領兵進到雁門嶺，亦不管地勢險要，進及不易，總是竭力的攻擊，倭寇竟受不佳這一種猛烈的攻打，就拋棄雁門嶺，狼狽遁去。倭寇又探知繼光請兵，大部開赴前敵，台州甚是空虛，遂以爲有機可乘，即襲擊台州。繼光聽到這消息，亦就趕忙回兵，邀住倭寇大戰，親殺倭寇的頭目。倭寇見頭目已死，即行奔潰。繼光復領精兵進逼，盡驅至瓜陵江將倭寇悉數殲滅。

當繼光回教台州的時候，兵士們從早到午，步行七十里。到達台州城外。未得有粒食進口。兵士們急於入城求食，守門人說：「倭寇近城，奉命嚴守城門，不得進。」兵士們在城門外，你嚷我罵，大有憤憤不平之概。不久，繼光隨後趕到。大聲呵止說：「這是你們爭嚷的時候嗎？倭寇近城，趕快先去打滅他，才好取食。」一聲令下，兵士們挺着隊伍，爭先恐後的去打倭寇，竟至打敗倭寇，才得進食。

進犯桃渚的倭寇，剛經殲滅，而圻頭的倭寇，又來進攻台州了。繼光乘他們尚未至台州時，帶了精兵千五百人往蕪，倭寇退到犬田，堅守不出，適爾天雨，乘機由小道逃往仙居。繼光從大道追去，先到仙居，就將倭寇重圍住，並於四面舉起火來。不久，倭寇就全部撲滅了。繼光在浙江和倭寇交戰，先後統計。共有九次，次次勝利。俘獲的和殺死的倭寇，有千餘名。至於燒死的和溺死的，更不知其數。可以說，這是空前的勝利。

倭寇侵擾浙東，甯波、溫州、台州三郡所屬的各地都受患。焚掠台州的倭寇，已爲戚繼光所平。同時進掠甯波、溫州各地的倭寇，數亦甚衆。總兵官盧繼，參將牛天錫，合力防禦。與倭寇交戰，水陸共十餘次，斬首一千四百餘，倭盡奔潰。於是，浙東的倭患遂平。朝廷因感繼光平倭有大功，陞他官督進位三級。盧繼等亦分別得賞。

浙江的倭寇才粗粗平定，那福建、廣東的倭寇，又猖獗起來。原來汪直的餘黨王濬等聚於岑港的不可久居，遂造船竄遁出海。當時，因胡宗憲不願追擊，纔給他們揚帆南去。初停泊於福建泉州的滸嶼。繼卽進掠同安、惠安、南安各縣。又進攻福甯，蹂躪福安、甯德。明年遂圍福州，竟過了一個多月，還沒有解圍。福清等城，亦都被倭寇攻燬。倭勢更甚，延至興化和漳州，福建大受他們擾亂。同時，廣東潮州等處，亦很遭受倭寇的蹂躪，各地方紛紛告警。這許多攻掠福建、廣東各地的倭寇，不久，又逐漸的流竄到江西去了。

倭寇竄入江西。總督胡宗憲，調戚繼光的兵去剿。繼光奉命之後，卽率兵往援，時江西倭患熾烈，甚至五六倭寇追殺數千官兵，無一人敢反戈相向的。繼光探知此種情形，鑿山越水，兼程趕至江西。便在上坊巢地方，乘夜回倭寇進攻，五攻五勝，倭寇被打得大敗。就進出江西境內，逃至福建建甯（今建甌縣）。戚繼光以江西既無賊迹，亦就班師回駐浙江。明年，倭寇新到的很多，大舉進犯福建。有的從溫州沿海南下，聯合福甯（今霞浦縣）連江的倭寇，攻壽甯、政和、甯德等縣。有的從廣東南澳方面沿海北上，聯合福清、長樂的倭寇，

攻陷元鍾所。一直蔓延到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興化等地方，聲勢很大。各地被騷擾，人民的痛苦，真是達到極點。

五 移兵救閩

倭寇在福建到處焚掠，當地軍官怕他們的勢焰，不敢進剿。甯德這一個地方，竟被倭寇攻陷數次，人民所受的茶毒，至爲慘酷。離甯德城外約十里遠，有一個名叫橫嶼的地方，倭寇就在那邊結下大本營，作爲四出焚掠的根據地。倭寇自以爲占據形勢，料到官軍必不能進攻。至於官軍呢，因橫嶼形勢險要，心存畏懼，確亦不敢進攻。有時倭寇出來劫掠，官軍雖然擇要把守，竟亦奈何他不得，像這種情形，竟過了一年有餘的時間。

當官軍同倭寇相持於橫嶼的時候，閩江以南又新到了許多倭寇，在牛田的地方，紮下營壘，預備久駐。至於他們的頭目，又駐紮於興化；東南互相聲援，氣焰更是高張。

福建既侵入如許倭寇，又都憑險駐紮，形勢的險惡，實已萬分嚴重。官軍對於橫嶼的倭寇，尚不敢進攻，未能殲滅；今又新來倭寇，自覺無法應付，於是接連的向各處告急。胡宗憲以威繼光屢次平倭有功，就飛檄再調威繼光去剿除，時爲嘉靖四十一年（公元一五六二年）。繼光奉令後，馬上率領精兵六千人，由浙江趕赴福建。其間道途奔馳，過山越水，曉行夜宿，自在意中。且一路三百餘里，渺無人跡者業已三年，斬荆棘，冒毒露，尤覺苦楚萬狀！但威家軍絕不以此爲意。到了甯德，就先計劃攻打橫嶼。橫嶼四面臨海，離岸十里，潮來

成海，潮退爲泥，陸軍既苦跋涉，進攻確屬困難。若要調集船隻進攻，又是時時患着擱淺，萬不能逼攻賊巢。卽或逼攻巢穴，而倭寇準備抗禦，一時亦未必能得到勝利。他左右的籌思，決定了一個辦法，悄悄的令兵士拿草的拿草，運泥的運泥，齊集水邊，將草和泥都放入水中，人老草多泥多，頓時把淺水填成堤岸，兵士卽從上面匍匐着衝過去，向前進攻了，倭寇不提防戚家軍用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攻法，真是晴天霹靂，那裏抵禦得住。繼光身先士卒，率領精兵，連佔各處要隘，復直搗倭寇的巢穴。一場廝殺，竟殺死了二千六百餘名倭寇。橫嶼就此克復。閩北倭寇失其大本營，亦漸平靜。同時戚家軍亦負傷衆多，繼光對傷兵愛護備至，時時親往撫視慰勞。戰後不久，適遇中秋，繼光集軍士賞月，大唱凱歌，一唱萬和，聲震山谷。凱歌的歌詞是這樣：

「萬人一心兮，泰山可撼！

惟忠與義兮，氣沖斗牛！

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

干犯軍法兮，身不自由；

號令嚴明兮，賞罰信；

赴水火兮，敢運留？

上報天子兮，下救黔首；

移兵救閩

殺盡倭奴兮，覓個封侯！」

這種歌詞，在現在歌唱起來，仍覺得雄壯勇武到萬分呢！

繼光乘戰勝的餘威，就想剷除牛田、興化的倭寇，以資肅清。於是率領兵士，到了福清，人民看到戚家軍，無不熱烈歡迎，同時問起戚繼光攻擊倭寇的時期，繼光說：「我們的兵士連日作戰，大家都疲乏了，須得休息幾天，再圖進剿。」倭寇偵知此種情形，舉以告倭，毫無防備。那知繼光卻於當夜率兵攻牛田的倭寇，倭寇經此意外襲擊，自然被殺得東奔西潰，連他們的巢穴，亦被搗毀了。所有在牛田沒有就戮的倭寇，急急的竄到興化，和興化的倭寇集合，再作負隅的抵抗。繼光亦即緊緊追趕，不管時晏夜深，竟於四更天追到興化的賊營。當即向賊營衝殺，銳不可當，倭寇紛紛的敗退。接連攻克六十座營壘，斬訖一千數百名倭寇。天剛亮，就整隊入興化城，沿途奏着凱歌，軍容甚盛。興化的人民，方始知道城外的倭寇，已被戚家軍蕩平。又因為興化城外的倭寇盤踞多日，城內人民已備嘗各種痛苦，現得戚家軍解圍，真所謂「救人民於水火」，這種功績是不可磨滅的。為表示慰勞和感謝起見，紛紛牽牛載酒，犒賞軍士。同時軍糧官長和地方官吏莫不歡欣鼓舞，共慶大功，相率登平遠臺，飲酒慶祝，並為戚將軍建立記功碑，豎立於平遠臺上。

繼光既攻破橫嶼，和殲滅牛田的賊營，復大破圍困興化的倭寇；閩省的剿倭軍事，至此纔告一殺落。於是由興化班師回浙，興化人民，欄道攀轅，哭不可仰。繼光用許多方法去慰

他們，並且對他們說：『你們不要過於憂慮，如有敵患，我不久會調兵復來。』就奪路而走。當繼光率領軍士凱旋的時候，有一部份倭寇從東營演登岸，向內地進發，繼光告諭各處將士，在福建地方，恰和繼光凱旋的軍隊碰到，繼光立即調遣軍隊，準備廝殺。那些倭寇，那裏能受得起這精銳的兵士迎頭痛擊；交鋒不久，就紛紛的逃竄，結果斬決二百餘名。同時劉顯也在福建各地，屢次破賊。閩省的舊倭和新倭，都被繼光、劉顯等殺戮殆盡。

繼光既將福建的倭寇擊潰，心中大為喜悅，便仍舊率兵回浙。在凱旋途中，順道至福州經過，福州士紳們遠遠的到城外來歡迎，並表示挽留繼光駐閩鎮壓的誠意。繼光告訴他們不能駐閩且須急速回浙的苦衷。於是大家無法可想，只得宴請將士們痛飲一個暢快，以示慰勞。現在福州城內，建有醉石亭，相傳是械繼光和兵士們飲酒的地方；以其中有醉石的遺跡，所以建造起來的亭子，就叫醉石亭。後人爲紀念繼光在福建平倭的功績起見，於城內建有戚公祠。繼光在福州休息了幾天，也就領兵回到浙江，駐守嚴州的防地。

福建的倭寇自經繼光和劉顯分別撲滅以後，方期從此個省或得有着平安的日子。詎料繼光回駐浙江，沒有多少的時候，新來的倭寇，都說：戚老虎已去，我們可以不怕了。於是一日多似一日，紛紛向福建各地焚掠。且把興化城圍困的圍住，足有一個多月；幸賴守城的將士，日夜努力的防禦，始終沒有給他們攻破。那時劉顯只奉命前往援救，思與城內兵士互相策應，以收夾擊之功。就派遣八個兵士，齎送密函到城內去商洽。這八個兵士身上的衣服，

都繡有「天兵」二個字。還沒有進得城，竟被倭寇捉去。倭寇就把這八個兵士殺掉，剝下他們身上的衣服，另派幾個倭寇，將繡有「天兵」二個字的衣服，穿在身上，向興化城進發。到得城下就向內兵士哄騙，就說劉總兵官派他們送信的，快快把城門開放。城內的兵士，看見他們所穿的是官軍的衣服，深信救兵到了，必有重要的公事接洽，就放他們進城。到了半夜，那些進城的倭寇，就殺了守城的兵士，將城門洞開。那時城外已預先伏有大批的倭寇，看見城門打開，就乘勢衝進。城門的守將，毫沒有準備，聽到倭寇攻進城門，都從夢中驚醒；要預備和倭寇抵禦，已趕不及了。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以倭寇猛烈衝擊，無法反抗，就棄城逃走，得免了一死。通判奚世亮原來在興化城內署理府事，至此，遂被倭寇所害。倭寇既將守城的將士殺的殺了，趕走的趕走了，就肆無忌憚，大行焚掠。將城內各處，盡行洗劫焚毀。可憐無辜的興化城內的人民，竟遭倭寇這樣的慘害，真是淒涼滿目了。倭寇於大肆焚掠後，就盤踞在興化城內。劉顯因為兵少，僅駐紮城外，不敢進攻。倭寇在興化城內住了兩月，又乘間攻破平海衛，並佔據了那個地方。於是興化的倭寇與平海衛的倭寇，遙遙相應，聲勢格外的浩大。

六 再度援閩

當倭寇圍攻興化城的時候，城內的將士已向京城告急。嘉靖帝就命俞大猷為福建總兵官，戚繼光為副總兵官，馳赴福建救援。大猷繼光既奉命進剿，自然分別動員。不過因為道路

過遠，一時不能趕到，以致興化被倭寇佔據。大猷較繼光先到，和劉顯會兵。劉顯因兵少，駐紮城下，不敢進攻。大猷亦以大軍尚未到齊，不願草率從事。其時，另外一部分倭寇，進掠福清，擬會合平海衛的倭寇，以期大舉。劉顯和大猷合力圍戰，把他們全數殲滅。平海衛的倭寇，見掠奪福清的倭寇被除，未免勢孤，即向外逃竄，被把總許朝光邀擊，倭寇大敗，於是盡把倭寇的船隻焚去，倭寇復退入平海衛。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公元一五六三年），繼光亦已率領新募義烏兵，由浙江趕至。途中隨行隨訓練，真是辛苦備嘗。這時，各處的援兵，均已陸續趕齊。巡撫譚綸，就調遣各路援兵，向平海衛圍攻。令戚繼光擔任中軍，劉顯擔任左翼，俞大猷擔任右翼。繼光的兵士，最爲精銳，勇敢善戰，一往直前，最先登城；左翼右翼的兩路軍隊，因中軍已得勢，亦先後登城。倭寇受不住這三路大軍的衝擊，紛紛敗潰，賊巢於是攻破。總計這一次擒殺倭寇二千二百餘人，救還被擄的男女共三千餘人。平海衛既然攻克，興化城也接着收復。巡撫譚綸將這一次戰事的經過情形，詳細的呈報朝廷。論起功勳，以繼光爲最大，劉顯和大猷次之。嘉靖帝大悅，特舉行告謝郊廟典禮。並按照功績，分別賞賜。繼光先前以攻克橫嶼的功勳，擢升爲都督僉事。這一次更升任爲都督同知，就代替了俞大猷的職，任福建總兵官；子孫蔭襲千

劉顯亦錄功進爵，大猷僅賞賜銀幣。

再度接圍



，聲勢十分浩大，城亦岌岌可危。繼光接到仙遊的告警文書，急忙的率領大軍，馳赴援救。將近仙遊城，夜間大雨如注，日間雲霧迷路，繼光不顧一切，進到仙遊城；倭寇正在架雲梯猛攻，看到威家軍到來，就停止攻城，而反身精陣和繼光對仗。雙方雖交戰數次，卻亦沒有勝負。到了三月，繼光籌劃了在最短时间内，將倭寇殲滅的計劃。就統率大軍，向倭寇猛烈的進攻，倭寇乃漸漸的不支，紛紛敗退。仙遊的圍，亦就解除了。繼光以倭寇潰走，終將騷擾各地，現在既將他們擊潰，正可乘勢剿滅，於是率領將士，急急地向前追趕。倭寇見繼光領兵追趕不捨，亦多心驚膽落，祇是向前遁逃，亦不管前面有無去路了。逃到同安王官坪地方，卻不料是一個山嶺險峻，懸崖削壁，道路崎嶇的去處；因為追兵緊隨，亦不顧危險，纔是向山上竄逃。那時繼光已緊繫的領兵追到，向山上進攻。這些敗餘遁逃的倭寇，大多數掉在崖谷裏，粉身碎骨而死。其餘殺死的殺死，逃匿在深林裏的，亦都被威家軍縱火焚死。

倭寇除了被殺、墜崖而死和被火焚死的以外，尚餘幾千人。他們既然逃得性命，仍行集合，匆忙的逃到漳州以南的漳浦。繼光那裏肯捨，仍行領兵浩浩蕩蕩的殺奔過去。倭寇見其他的去處，防備很緊，逃無可逃，只得據守漳浦的蔡丕嶺，作困獸負隅之鬪。這蔡丕嶺形勢，十分險要，附近一帶亦都是懸崖削壁，險峻異常。倭寇以其易守難攻，就據守以抗官軍。繼光知道賊勢異常，萬難久守。若是將蔡丕嶺圍困起來，也不消多時，糧草斷絕，自然混亂。可是他不得不多費時日，待敵自斃；況且官軍連次得勝，氣勢正盛。大可同倭寇一戰。

，以肅清餘孽。於是他就不管蔡不嶺的形勢如何的險要，決定向上衝殺。就把所有的兵，分成五路，各持短兵器，從懸崖險壁攀援上去。他自己身先士卒，奮勇向前，伏身攀緣直上山巔。倭寇以為蔡不嶺如此的險要，感家軍雖然饒勇，決不敢冒險上來。等到繼光領兵直上山嶺，倭寇個個驚魂落魄，那裏還能和官軍戰鬪。至於戚家軍則個個精神百倍，奮勇的衝殺。結果倭寇被殺死的幾百人，其餘都從蔡不嶺的後方逃竄；在海灣內掠得許多糧船，急忙的向海外逃去。這一次倭寇受了大敗，暫時不敢進掠，福建也得暫告平靖。戚繼光既把圍攻仙遊的倭寇，連次的擊潰；少數的倭寇，亦已遁入海內，料他暫時不致再向福建內地焚掠。就整隊回駐原防。

過了許多時候，又有一部份倭寇，從浙江方面侵入，進犯福建東北海濱的福寧。繼光督率參將李超等進剿，結果倭寇大敗。又乘戰勝的餘威，追擊永寧的倭寇，殺死三百餘人。於是福建的倭寇就完全肅清。

七 窮追殘寇條陳肅清計畫

那時，廣東方面的漢奸，勾結倭寇，大肆騷擾。如大盜吳平和倭寇二萬，分駐東西，互為犄角。其餘如藍松三、葉丹樓等，亦時常在惠州、潮州等處焚掠。幸賴俞大猷鎮守廣東，許多賊寇，尚覺懼怕。大猷先後的將盜黨攻破，並擒獲他們的領袖。同時連敗倭寇，倭寇掠奪漁舟，入海逃遁。遇大風，船隻多被風浪沈沒。幸得脫險的，再佔據海豐、金錫郡，大猷

將他們團圍住。倭寇糧盡，就離開那個地方，大猷預設伏兵，中途邀擊，竟斬訖勇將三人，倭就大敗。大猷移兵駐潮州，先後的將藍松三、葉丹樓降服。他因吳平創亂，勢力濃厚，不願以兵力征服，擬諭之以大義，就命藍松三等勸吳平投降。吳平即棄邪歸正。大猷就令吳平駐紮詔安之梅嶺。

吳平奉命駐紮梅嶺以後，野心未戢，特造戰船數百艘，聚衆萬餘人，建築三座城牆，作爲根據地，不時的到濱海各郡縣，肆行劫掠。福建總兵官戚繼光，率領軍隊，襲擊吳平，吳平且戰且走，損失三千餘衆，日夜竄逃。一直逃到南澳。南澳港口狹小，僅容一舟出入，而內則寬廣異常，物產豐富。吳平認爲可以把守，不虞官軍的進攻，就將賊衆駐紮在那裏。嘉靖四十四年（公元一五六五年）秋季，吳平領着羣寇，犯福建；把總朱璣等與戰於海中，爲平所敗，朱璣等都戰死，俞大猷、戚繼光以吳平猖獗如此，就會同進剿。俞大猷專統率水師，戚繼光指揮陸軍，水陸兩路進兵，向南澳圍攻。繼光令部下載石沈舟，堵塞港口，並以兵船圍困旁近諸港口，以備逃竄。吳平所領的賊寇雖多，終不能抵禦水陸兩路大軍的夾擊，南澳遂攻克。吳平狡黠，乘小舟逃竄。繼光留守在南澳。命部將李超等會同俞大猷的部將湯克寬等，仍跟着賊寇的蹤迹，進剿到饒平的鳳凰山等處；幾次的戰爭，都是不利。吳平就乘機掠奪民船，逃入海內，復趨潮州。繼光親統陸師駐潮，追吳平於綿羊寨；深入萬山，山中都是羊腸鳥道，人馬墮跌，損傷的很多，吳平復又逃往雷、廉。繼光反回漳州，整理軍士船隻。

，命將傅應嘉統兵和俞大猷部將湯克寬等窮追吳平出廣東，嘉靖四十五年（公元一五六六年）吳平遁入安南境被滅。於是倭寇的餘孽，逐漸蕩清，繼光亦就進爵兼管廣東潮惠二府，暨伸威等營諸戎務。這時，他的年齡亦已三十有九歲了。

當正倭寇創敗餘孽尙未肅清的時候，繼光上經略廣事條陳鎮定機宜疏，疏中關於杜防寇盜的計畫十大端，審時度勢，計畫周詳。其略如次：

一、定廟算 繼光鑒於當時大吏的因循蒙蔽，平日剿撫失當，驅民爲盜；有惠則用兵遲鈍，緩不濟急，於是疏請定廟算，說：

「盜賊初起，若火之始，然有司能預戒而撲滅之，易易耳。顧任茲土者，忍隱而待之，致釀其頭角已成，羽翼增衆，卻乃屈體求賊，以成招撫。又或賊巧布私賄，以堅招撫之議，甚者損民產以授賊業，遣職官以質賊巢，惟圖苟免一時，不顧遺患四境。此有司因循之弊也。

及其計難掩覆，又重構秦城，輕調鄉兵，紀律不明，機宜不審，驅之浪戰，一戰而敗，復求彌縫，張招撫爲奇功，稱靜謐以掩罪，任其鋪張，莫之究詰。及賊出劫如故，又從而爲之辭，不曰激變，則曰仇殺。最甚者：刦虜命吏，攻襲城池，只令構獻么麼，便可塞責；大慙首惡，猶或論功；此有司蒙蔽之弊也。

及或有實心聽撫之賊，捨戈戢以事耕樵，官府明與要盟，給牌票以爲執照矣；而又

爲附近塞堡之民，乘其稱撫無備，截路擒殺，不容到官。而撫賊以情告官，官吏又畏賊之嫌，置於不問。且有一等有司兵將，欺其聽撫解嚴，復掩襲以爲贖罪立功遷轉之資，於是撫賊不得不又釋變。是其始爲賊也，雖習染之非，而使其終絕自新之路，率老死於賊者，亦誰之罪哉？此盜賊怙終之情也。

且臣聞招撫者，亦以赤子無知，脅從罔治，體朝廷好生之德，許其革心改慮，咸與維新，未聞大懲首惡亦得而撫之，撫而復叛，又得而撫之也。夫盜賊干紀，典刑具存，乃令知者招撫而不知有典刑，是餌民爲賊耳。卽如臣所親歷揭陽、海豐二縣，爲大巢者三，皆潮惠亡命所據，綿洋地方方五十里之內，爲大寨者不下十數，皆咸稱撫民，其實江閩亡命，據良民之田廬，據良民之妻子，安然坐享，莫敢誰何。揆厥所由，實有司以此委之耳。夫有司視盜賊如驕子，視良民如路人，爲良民則有屈莫伸，爲盜賊則無求不遂，彼何憚而不爲也？始而一鄉，漸至一縣，始而一縣，漸至一州，趨利如流，勢所必至，民間生靈日荒，征歛日急，方諸盜賊，苦樂懸殊；兼以劫於盜賊之積威，誘於官司之無恃，知不從賊將不免於死亡，於是去而從賊者日益多，而賊黨日益盛矣。卽不從賊，亦皆不納糧差，不服勾攝，以爲放智。有司將計食，則一城之外，無供輸者矣；將舉兵，則四境之內，無可信者矣。

兩廣用兵故事：賊之初起，恒以地遠不聞，事聞而後計兵食，兵食備而後調兵，

癘症肆年，狼兵隸至，賊已捆載歸矣。狼兵跋扈不馴，行止自便，歸未罷糧，賊復出巢，此狂事之可惡者。故臣請先定廟算，有二策焉：其一，驅有客大巢，對若干處，倡亂首惡，對若干人，大舉銳師，連破數巢，軍聲已振，仍還福建，日後賊起，又復起兵，即是廣東大征之例，亦一遺也。但兵撤則賊復起，譬之春草，旋燒旋生，臣自臣入境以前，不論爲賊爲民，臣撫未撫，有罪無罪，悉與竊除。然後臣擢重兵駐潮州府，先令近縣鄉村樓寨，俱着的名案，開具一本察戶口若而人，事產若而人。蘇饒越錢巡衙門，親遞執結，田土作何開種，里甲作何應役，糧差作何徵科，定籍在官。寨長等月赴縣遞結。粟能一一盡守，卽爲良民；如或搖蕩，卽係賊黨，仍再差人曉諭，不顧。然後發兵加誅。臣已服役在，如秀悅民解法阻殺，比照遼方誘殺撲殺勾惹遊擊之例，一體處置。凡此復業之家，暫免賦稅。一面擇任良有司，勸耕種，使一立年收，漸有收穫，方聽輸納，以漸而復舊觀。二面此佈將額，選擇守，充爲土兵，以漸而減客戍，此則一勞永逸，而爲千百年休養之圖矣。

三、專責或 繼光自從進職兼管潮惠二府發伸威等營諸戎務以後，防地既跨福建、廣東和江西南部等地方。防地以廣，掣肘自然加多，諒其責任之重，行軍當然更覺困難了。於是疏請專責成，說：

「方今役臣於境外，而無所屬屬於軍門，臣一武夫何益於事。縱使時出節節以復敵

便宜，惟有罰退還，禁騷擾，則臣所以自盡耳。然必信賞而後罰可必，亦必足食而後禁可行。至於節制有司，調度錢糧，雖在兵備海防，使非素有風力，實心任事，亦多掣肘；況以名位徒重，事權本輕，又安得爲有無也。以今益臣信地，乃在三軍門間……臣之責任分於各省……則每事掣肘，動輒得咎，臣固不敢自蹈前車之覆，激而進，亦不過挺身行陣而決一死以塞責耳。夫何益於成敗之數哉？如蒙敕下該部，先調惠潮及仲威營務應屬何處軍門，庶使撫臣得盡地以協謀，而臣亦得因以成事矣。」

三、設監軍 繼光爲充裕軍需，調度兵械起見，於是疏請設監軍，說：

「惠潮去兩廣軍門既遠，去廣東省會亦遠，有事調發，則錢糧器械，不免取辦於有司。苟無專道監軍，必至玩愒誤事。乞照福建事例，設立監軍一員。臣在閩則福建監軍同事，入廣則廣東監軍同事，居常則料理錢糧，繕治器械；遇警則隨營督察，轉運供需。然軍旅之才，與俎豆之習稍異；應變之具與守常之士不同；必得其人，乃爲共濟。乞敕下該部，務選見任閩廣中素有風裁，練習軍事，歷經戎行之人，以充其位。」

四、置將領 繼光以防地廣闊，一人能力鞭長莫及，難以兼顧，於是疏請置將領

說：

「臣叨主將之任，領兼攝之司，必居形便而後可以握機，必擇材良而後可以分職。自今籌之，臣居閩則廣東事難於遙制，居廣則閩事不無後憂。……況臣遠計汎地，不下數

千軍，而實成於一人，使非知人而善任之，孤立何濟。臣請選各設守備一員，俾威權參將照舊，添設分守惠潮仲威營副總兵官一員，駐劄潮州。各該守備參將一聽副總兵官節制；副總兵官，仍聽臣節制。其各部兵馬聽臣分撥，大縣皆照閩中事規。各官皆以浙閩歷職有功者充之；如此則將領皆一時之選，而閩廣如一人之身，即臣居廣居閩，惟其所在，不覺則隨地黜補。如遇廣警勢大，則臣盡移閩戍併以應之。臣竊赴援，動輒盡力，慮不濟矣。臣謹奏。

臣用部兵，繼光看劉繼牌軍隊，良莠不齊，不但難寄心腹，抑且不易馴服。於是疏請用部兵。近該臣入潮惠，未見中一兵，詢之民間，則畏廣兵，甚於畏賊。謠言：賊猶梳髮，麻痺猶有所遺。兵猶驚山，遇則驚遺矣。廣兵有賄，或繼兵，或募兵，或賊聚，或賊聚，未練鄉兵。遇民賊行劫，遇賊則先奔。募兵皆出烏合，賊之間諜，半其間。賊聚則以賊聚賊，遇之入當用之。是然必元氣盛而後可以張吾之積威，積威張然後可以制賊之死命。何謂元氣？親是也。問彼知吾能使之生，能使之死，於是莫不洗濯以避死而避難以求生。此而用之，諱曰不再。西編一無足恃，赤手而用賊兵，股大如腰。必至不掉，變生肘腋。流禍無窮。其不可用也必矣。狼兵玩視且久，觀習日非，調發狂期。去留由己，所無權操，慘不忍言。督未聞要法，行於彼也。兵稱如此，將安用之？

善廉願為將，以用趙人，今必用臣非素練之兵不可。但募兵於浙，浙人猶多阻撓，將欲移兵於閩，固地執，防守，乞救該部申諭浙江軍門，開募兵之禁，俟廣東錢糧到日，容臣繼詣金、衢、溫、處等處募布軍經臣調習，曾充兵者子弟三萬，；；；舊部材官，除各備心見推管事外，其餘開任及空閒者，奏臣與用領兵，緣臣居浙七年，儲養亦多壯士，與其棄之禦用，孰若相濟成助，是即謂趙人而不難於資效矣。

六、復舟師。嘗時廣東水師廢棄已久，僅選編商漁船隻，以為海上的防禦。把從未經過訓練的船隻，責以防禦海盜的責任，繼而知必無濟於謀，且恐有損於事，於是疏請復舟師，說：

臣等欲爾此輩，必須設有巨艦，握有重兵，必得質直有幹，廉靜無求者駕馭之，然後彼為我用。假令孤立無威，而盡置反側於左右，驅之踏重淵，臨鋒鏑，難敵不失其遺，食不遑其時矣抑且不能矣，況未然耶！」

七、備儲。繼若鑒於餉足兵強，庶可言戰，爰看到當時軍實虛報軍糧，尅扣軍糧的弊病，為寇不能平而主國，於是疏請議軍儲，並願捐餉歸公，說：

今臣入海惠，各與自糴存糧，應照浙閩事例，必六年一催，使無卻顧之憂，然後可無慮用兵，如前所陳未議，可剿則剿，可撫則撫，及境內事定，亦如福建故事，選練壯者，漸減客兵。蓋師行糧，食今日第二義也。乞勅該部從長議處，實待支給。臣壽

謀者。增敵官勢而無成效。臣之罪也。

臣聞。凡。出。賞。格。繼。光。無。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於。是。疏。請。賞。格。說。云。

繼。光。不。對。著。勞。不。殺。殺。傷。不。賄。賈。賞。格。等。得。故。一。類。正。賞。銀。一。兩。安。能。致。其。死。力。哉。事。

難。計。五。兩。今。止。見。給。五。兩。上。班。下。班。兩。省。城。有。情。遇。州。府。則。有。司。有。備。以。衝。鋒。則。有。懸。賞。

陣。亡。則。有。派。給。戰。傷。則。有。藥。資。病。故。則。有。優。恤。此。又。閩。中。之。加。厚。客。兵。而。用。為。鼓。舞。者。

臣。聞。但。所。調。橫。兵。公。切。功。實。優。恤。必。知。閩。中。事。例。如。此。則。兵。心。感。悅。而。無。不。用。命。者。

矣。

臣。聞。正。體。統。繼。光。謀。信。軍。權。須。專。軍。令。嚴。於。是。疏。請。正。體。統。說。云。

繼。光。之。用。兵。統。督。征。剿。固。在。將。領。分。任。責。成。猶。難。有。司。必。須。文。武。協。和。而。亦。能。濟。

事。伏。乞。敕。下。該。部。詳。定。文。武。相。承。體。統。武。職。百。兩。將。總。遊。騎。廣。三。部。司。文。職。百。知。府。

以下。勅。柯。節。制。凡。臣。所。行。係。乎。軍。務。有。司。務。要。著。算。奉。行。府。佐。縣。等。若。聽。臣。從。宜。

采。用。如。有。違。阻。擾。及。違。誤。軍。需。隱。蔽。賊。情。者。容。臣。提。送。軍。門。施。行。必。與。臣。處。斷。該。當。上。

刑。勿。得。漏。諱。執。已。行。事。伏。乞。賜。降。敕。諭。一。道。天。語。丁。寧。嚴。重。務。要。文。武。官。司。從。實。

辦。追。贖。寇。集。陳。肅。清。計。畫。

三五

運守。庶叛臣得以展布；如此而不效，著叛臣之罪也。

四、假使直隸賊勢迅速，處事機密，并免流言起見，於是疏請假便宜，說以奪其心，或刺而示之撫，以緩其計，或致賊於楊下，而與之共臥；或餌賊以饋遺，而離其心腹；或特懸拜告地權；或律責有司之失；凡諸間諜，不避嫌疑。伏乞天語開示，同事大才肅岳，容臣得以便宜從事。倘機事方密，功用垂成，毋信流言，以報私冤。使臣無所顧忌，庶能勇狂成功也。」

上面十條大計，完全就事實論，為負責的表示，不但是肅清倭寇除孽的根本大計，而且我們可以在草疏中看到當時大多數軍隊的鬆懈情形和官吏驅民為寇的事實。

八 移鎮薊門

穆宗監慶元年（公元一六二七年）之俺答進犯山西，同時土蠻入寇薊門。明廷以邊寇如此猖獗，非增精兵駐守，定不能遏其寇氛。給事中吳時來和陝西道御史李叔和王喬，請求調俞大猷、戚繼光北上到京，專門訓練邊疆的兵卒，以鞏固邊防。經兵部核議的結果，決定單獨調用繼光，繼光即以練兵、教食、制器，均實勤為請。二月，俞繼光署都督同知任神機營副將。那時，譚綸已在薊州一帶訓練軍士，乃集步兵三萬人，復請徵調浙兵三千人，統歸繼光去訓練。穆宗也答應了。五月，俞繼光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的練兵事情，總兵官

以下，全受他的節制。繼光到了薊門以後，就開始修築邊牆，預定策應兵馬，並將原有的兵士，舉行校閱，覺得這許多邊卒，「營伍懈弛有年，而軍旅偷惰成習。」非重新整飭，絕不能抵禦外寇。於是就將薊州兵備的情形和改進的辦法，詳細的寫成練兵議，條奏七原、六失、四弊，請求政府核准辦理。奏疏上的大意是這樣說：

一、薊門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羸者備充伍，一也。邊塞遙遠，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邊游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傷，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防曷修！

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奉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練用，二也。棄土著不訓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心各一，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

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敵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職，金鼓旗幟，何所不著，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

之力，不強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訓之法，自有正門；美精則不常用，庸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董，四也。

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制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夷，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蕪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法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素嫻車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與臣浙東殺手破手各三千，再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不勝至願。」

又說：「官爲創設，諸將視爲縲紲，臣安從展布？」等語。

實在。對內則守備，自明成祖以後，就逐漸的廢弛。一般守邊的官吏，總是因循怠慢，城堡壞了，並不去修理；戰器不精良，亦不設法改進。至於兵士的操練，更多不管的了。有錢的兵士，可以每月支納若干銀錢，就得安閒度日；沒錢的，迫於饑寒，就東西逃竄。等到外寇來了，總是望風披靡，以致邊塞連年的被邊寇騷擾。繼光這樣一陳七，六失四弊，可說是確中時弊。再經容易邀准，下詔說：「該鎮總兵事，既經酌量停當，俱依擬行。」並且將原有的一總兵郭琥召還，專任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等地方。至於徵調浙兵，沒有得到朝廷的允許；後總兵之議，亦不得實行。邊卒的精弊，因之不曾澈底的革除。不久因繼光先前破吳平有功，擢升爲右都督。這時，宋顏的畫狐狸和姪兒長昂進犯青山口，在

蕪縣東北長城邊），繼光就於除夕率領兵士抵禦，用播石弓矢管礮把前哨賊兵先行擊退，再乘勝衝出口外，把狼貪虎視的兇寇，打得垂頭喪氣。

九 增設戰備

繼光自駐守薊門，對於練兵的工作，很爲勤慎嚴肅。又鑒於薊門切近京師，有險可守；凡寇來犯，人必數萬以上，戰線每延長到百餘里，分攻聚衝，必有一處被攻。於是他親赴長城一帶巡視邊防。那時的長城，雖然逐年修繕，而牆城仍多傾壞；所有石砌小墩，都無器械，不能守禦；加上守衛的兵士，沒有集中的地點，又不能向外瞭望，窺探敵人的蹤跡。覺得這種城堡，頗有不固和必需修築的地方。於是就建議修理，並添建「敵臺」。他的呈請書上大略是這樣說：

「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環期百壘皆環。比來歲修歲圯，徒費無益；謂跨牆爲臺，牌院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鐵仗糗糧具備；令戍卒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疆，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信勇敢。」

督撫看到了這一個條陳，亦認爲是整飭邊防的優良辦法。即依照其奏議，代爲奏請。

繼光奉到旨意，即派人馳赴浙江，募集兵士二千人，調至北方。這二千浙兵，大多數是繼光平倭時所訓練的隊伍，紀律嚴明。他想把他們來做邊卒的模範，使邊卒能革除過去散漫恣情的惡習。等到浙兵開抵薊門，剛遇天雨，浙兵三千人，悉數排列在郊外，站立在大雨前

當中，從早晨起到日暮止，絲毫不更動原有的位置。邊卒看到了，大為驚駭。自此之後，邊卒方才知道軍令是很尊嚴，要極端的服從；於是邊卒的紀律，也就比從前進步得多了。繼光按照原來的計劃，督率所有的兵士，修繕城垣，建築敵臺。他有二千忍苦耐勞的浙兵在倡導，所有邊卒在協力的工作，敵臺的工程，自隆慶三年（公元一五六九年）春季開始，至隆慶五年（公元一五七一年）的秋季就完成了。這許多敵臺，都建築得非常精實堅固，雄巍壯麗。東西二千里間，一千二百座的敵臺中，編定號數，分駐守兵，聲氣聯絡；邊防就大為鞏固。明廷因他有這樣的大功，特下詔准許他的子孫給予世蔭，並賞賜銀幣。

至於敵臺的建築怎樣？請看當時總督譚綸奉獎戚繼光的疏上說：

『試以臺工言之：廣十二丈有至十五六丈止者；高連壁樓，四丈有奇，有高五丈者；下以方石實砌，上用磚壘；周圍牆垣，計四尺五寸有厚至五尺者。……皆繙兵戚某贊成任事，竭方督程，宜特加優異。』

從這幾句奏疏上看了，可見那敵臺的雄偉莊嚴，和繼光的勤勞忠誠了。繼光以敵臺既經建築，邊城亦已加以修繕，對於防守方面，確已十分鞏固。但是對於兵士的訓練，防守攻戰的技術，仍應繼續努力，以資改進。他就創議新的戰術，設立車營。每一輛戰車，用四個人推挽。戰爭的時候，就把許多戰車，結聯成一個方陣，馬兵步兵都處在這戰車方陣的當中，以戰車做壁壘。又製造一種抵禦騎兵的「拒馬器」，很是輕便，足以遏止敵寇騎兵的衝突。

如果邊寇來侵犯了，先用火器進攻；等到敵人近了，再令步兵分執拒馬器，一字兒排開，向前猛進，使敵騎碰着拒馬器，自然的驚逃。在步兵的後面，緊隨着鎗手和善用寶箠的兵士，乘間擊敵兵。倘使敵兵敗退了，就用騎兵追逐；設置輕重營，跟隨在後面。又因南方的兵，勇敢善戰，便他們衝鋒；入衛的兵，擔任策應；本鎮的兵士，專任守衛。繼光調度有方，節制嚴明，將士都能聽受指揮，進退合宜；衆之器械犀利，薊門的軍備，爲他邊境的軍隊所不及了。

寶箠這一種戰器，是繼光創造出來的。係大毛竹的靠頭的一段，長一丈六尺，將頭上削得尖銳如利刃，四邊的小竹枝楞杈歧出。向敵人衝刺時，卻也十分厲害。因小竹枝柔軟，不容易給刀削斷；細竹枝叢叢可以亂敵人的視線，並且可以拒馬。

一〇 平服北寇

繼光在薊門，修理邊牆，訓練士卒，銳意改進各項戰術，歷六年之久，於是軍容很盛，邊寇亦大有顧忌，不敢和從前那樣的連年向邊境侵擾了。那時，俺答已收斂野，歸誠中朝，不時的進貢；宣府、大同以西的地方，戰事也就沒有，地方很是平靜了。疆土蠻野未死，招兵養馬，擁衆十餘萬。還想進掠邊境；又有朵顏的董狐狸，和他的姪兒長昂，那時的勢餘亦很盛，不肯低首下心向朝歸附，常勾結土蠻，會同向邊境恣擾；有時歸順，有時接應，真是反覆無常。萬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年）的春季，董狐狸狗長昂，率領寇衆，向邊境

進犯一直到了齊峰口，要挾朝廷，給予賞賜。朝廷那能允許這一種無理的要求，就嚴詞拒絕。董狐狸同長昂見所要求的不能遂願，就指揮諸寇，向邊境大肆焚掠，同時截斷其餘邊疆進貢的道路。他們復分撥寇衆，往其他的邊界進掠，擬引誘官軍出追，希冀從中截擊。繼光以董狐狸等向邊境焚掠，就調撥軍隊，按照原有訓練的方法，向邊寇掩擊，敵寇那裏能抵禦這種久經訓練的勁卒，於是紛紛的向後潰竄，董狐狸幾乎被繼光的軍隊擒獲。那年的夏天，董狐狸再率寇進犯桃林，因邊境有嚴密的守備，他亦無法進入焚掠了。同時長昂亦向界嶺侵擾，結果被官軍擊潰，斬獲敵寇很多。董狐狸和長昂連次受到打擊，未免氣餒；守邊的官吏，有暗示他們及早歸順，免再受虧累的；董狐狸於是親自到邊關，請求通貢。朝廷商議的結果，允許每年給予賞賜。

萬曆二年（公元一五七四年）的春季，長昂故態復萌，復率寇向長城各口進攻；因爲守備周密，終不爲攻入。於是就陵使長禿會同入寇。長禿被他們逼迫不過，遂即與衆向邊境進犯。繼光率領勁旅，向長禿寇衆猛攻，敵寇大敗，四散奔逃，長禿竟被擒獲。繼光就押着長禿，奏着凱歌，班師回駐薊門。原來長禿是董狐狸的弟弟，長昂的叔父。董狐狸和長昂知道了長禿被擒的消息，都非忭驚慌。要想援救長禿的性命，惟有向繼光哀求了。於是二寇率領各部酋長，和自己的親族約三百人，叩關請死罪，董狐狸更穿着素衣，叩頭哀求赦免長禿，並表示以後總不敢再犯天威了，繼光和總督劉應節等，以董狐狸等既然誠意的歸順，兼且悔

悟過去之罪惡，亦願「懷之以德」，議定派遣將士，前往邊關，受他們的請求。於是就遣副將史宸、羅端二人，前往喜峰口，辦理一切受降的事宜。史宸、羅端二人到了喜峰口，接受他們的降表，董狐狸等就向史、羅二將跪拜，稱罪不已。並當將從前在邊境掠去的人民帶數獻還。他們還攢刀設誓，表示歸順的誠意。繼光預料他們自此之後，亦知道邊防有備，決不敢再猖獗了，於是就將長禿釋放。並允許他們，按照從前的例，每年進貢。以後在繼光鎮守薊門的期間，董狐狸和長昂，都不敢進犯邊境，更不敢窺伺薊門了。於此可見繼光的威名，已遠播塞外，邊寇卻望風畏服了。明廷以繼光鎮守邊塞，屢次立下功勞，就升他爲左都督。繼光鑒於敵臺尙不敷用，除已築的敵臺外，復擇地增設若干座，以鞏固邊防。同時把自己所管轄的軍隊，分駐十二區防守。每四區爲一協，共爲三協；每協派一個副將，分別負責訓練士卒。後來炒蠻進犯古北口，副將湯克寬率兵拒寇，結果爲炒蠻擊敗，湯克寬遇伏陣亡。朝臣有彈劾繼光不去援救，以致湯克寬陣亡，應該給予處分的；所幸萬曆帝寬予優容，沒有把他治罪。過了許久時候，炒蠻同妻大嬖只率領寇衆，再侵古北口，繼光指揮駐守的邊卒，加意防範，炒蠻無法，只得退回。繼光乘他不備，出兵截住他的歸路，炒蠻親出抵禦，戰不多時，就漸漸的潰退。繼光復派兵追擊，大破炒蠻。那時，遼東方面，土蠻又進犯。繼光趕即領兵前往援救，遂同遼東的駐軍，協力將土蠻擊潰。繼光原已加升爲太子太保，現復因連次立功邊塞，功勞確是很大，又晉加少保的職銜。

朝廷以邊境連年的受到外患，特定八項要事，飭守邊的將吏履行。那八項要事是：一、積聚糧穀；二、修築險隘；三、訓練兵馬；四、整治兵器；五、開墾屯田；六、整理邊防法；七、收養邊馬；八、安置叛黨；每三年就派大臣巡視邊境，考查各守邊的將吏，是否八項要事切實履行，分別給予獎勵或懲戒。繼光平時訓練士兵，很是認真；對於邊防，確具整飭的決心。所以對於以上八事，均能切實進行；治邊的成绩，當爲其他守邊將吏所不及。因此時常得到朝廷的賞賜。

繼光在東南剿倭的時候，每每率領勁旅，攻擊倭寇，所以戰功特盛。浙江、江西、福建的倭寇，先後的被他剿除。移鎮薊門以後，專心致力於守衛，所以對於邊卒的訓練，邊境的修繕，敵臺的建築，都盡心竭力的舉劬整飭，使邊寇漸知畏懼，不敢進犯。處境不同，用兵自異，名將措施，當是高人一等。

二一 調任廣東辭職家居

繼光鎮守薊門，防務很是鞏固。那許多邊寇知道不能再向薊門進寇了，於是都向遼東方面侵犯。遼東由李成梁守備；成梁勇敢善戰，邊寇來時，就給予迎頭痛擊，沒有不大敗而回的，所以他的戰功，倒在繼光之上。

從前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寇，進逼北京，明廷大爲震恐。所以後來的邊防，對於薊門特別重視。常常調集大軍，駐紮在那個地方；並且時時善餉，以供軍需。又在薊門以西的威

平，設置重鎮，派遣太將駐守，和薊門互相策應。可是邊寇仍不時傳進，淮南地僻，總督王守、楊選都因治軍不嚴，屢次失敗，先後被誅戮。自此之後的十七年當中，更疊太將有十人之多，都因治邊無方，獲罪去職。到了繼光鎮守薊門，防務嚴密，邊寇驚駭，薊門狼煙不靖。所以繼光在薊門，前後至十六年之久，後來繼任鎮守薊門的人，依照他的成法，辦理邊防的事情，幾十年當中，還得相安無事。

繼光鎮守薊門，前後計共十六年，能屢次的獲得大功，這不僅是繼光本身的才能優越，有這樣的成就，實在那時在朝弄權的嚴嵩，已逐漸的失勢；總理政事的，都是精忠清正的人。如徐階、高拱、張居正等，相繼作首輔。他們對於繼光，都非常的倚重。凡是繼光有所請求的，總是設法准許；所以繼光所計劃的事情，都能順利的進行，毫無掣肘。在這三個人當中，張居正尤其信任繼光，每遇到有重要的事情，總和繼光商量。倘是有人想同繼光為難的，張居正就設法把他遷調到另外的地方去，不致阻礙敗事。其餘如督撫大臣譚綸、劉應節、梁夢龍等，都同繼光友善，所以繼光益能發揮他的才能，成就了這許多功績。

等到張居正去世沒有半年的功夫，忌養四起，給事中張鼎思奏請朝廷，說繼光不宜於防守北方，將他調任。那時當局也沒有仔細考量，就調繼光到廣東任職。薊門父老，相率挽留，繼光也心中悵悵不樂，勉強到廣東接任。薊門民衆，哭泣相送，並為繼光刻立像以留紀念。繼光到廣東才一年，就稱病辭職。給事中張希憲等，復交章彈劾，明廷竟罷免繼光的官

職。繼光原來是請求辭職的，現在朝廷既然將他的官職罷免，也即離開廣東，回到山東登州衛，居家休養。過了二年，御史傅光宅復上奏章彈劾繼光，竟把他每年應得的俸祿，也剝奪了。那一年，這剿滅倭寇平服邊患的民族英雄也就去世，享年六十歲。時爲萬曆十五年（公元一五八七年）十二月。葬於登州城的東南，芝山的山麓。

感繼光到中年沒有兒子，娶妾生祚國、安國、昌國、報國、興國。祚國襲職；安國婚後即殤；昌國官至執金吾；報國、興國都是庠生。

一二 一生撰述

感繼光是一代名將，剿滅倭寇，平服邊患，立功不少。生平最長的當然是武功和治軍方面；可是他對於詩文，亦頗通曉。總計繼光一生的撰述，有下列幾種：

一 關於訓導方面的，有家乘、感恩稿。

二 關於交際方面的，有箋牘。

三 關於詩文方面的，有橫槊稿（與感恩稿合爲止止堂集）。

四 關於國事方面的，有請兵辯、食芹稿、奏疏、案牘。……

五 關於軍事方面的，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練兵實紀雜集、莅戎要略、哨守條約。

除此之外，感繼光又歡喜撰著筆記小說。筆記裏面，對於軍事、政治、文學各方面，都有論及。小說的內容，大多數是論說狐狸鬼怪等報應的事件，這說許具有神鬼教化的意義。

在上面的十二種著述裏面，最有價值的，是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這兩種書，是繼光研究兵法的心得，實地練兵經驗的著集；就是現在的軍事，也多有可以參酌應用的地方。他的新創的陣法，以及獨出心裁而製成的車營、拒馬器、實築，……等，在當時的戰事上確有絕大的貢獻。

紀效新書這部書，是他在浙江訓練兵士剿除倭寇的時候著的。他把實地訓練兵士的條目，彙編成冊，分給兵士。書內除說明很爲淺顯外，每於必要的地方，附以圖解；使得人人都容易明瞭，事事都求實效，當時他看到朝野上下積習很深，只打算自私自利，不管國家的怎樣情形。如果和自己有關係的事則爭功避過，以自己的利害爲進退，以自己的愛惡爲是非；如果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事，則始忌他人的成功，不惜結黨營私，事事加以阻礙，或加以無理中的批評。於是繼光要使人深信不疑，在卷首列入「或問」一章，詳細地解釋各種疑點。他在白序裏有一段這樣說：

「數年間，予承乏浙東，乃知孫吳之法，綱領精微莫加矣；第於下手詳細節目，則無一及焉。猶禪家所謂「上乘」之教也，下學者，何由以措，於是乃集所練士卒條目，自選賦畝民丁，以至號令、戰法、行營、武藝、守隘、水戰，一一擇其實用有效者，分別教練，先後次第，各爲一卷，以誨諸三軍，俾習焉。顧苦於繕寫之難也，爰受梓人。客爲題曰紀效新書。夫曰「紀效」，所以明非口耳空言；曰「新書」，所以明其出於法而不泥於法。

合時措之宜也。』

推陳出新，實事求是，是軍事家，亦是科學家。紀效新書共分十八卷，計十八篇：

一、東伍篇 分原選兵、原授器、原東伍三節。論的是怎樣選兵卒；兵卒選好了，按兵士年齡身材分別給予軍器，最後論及伍、什、隊、哨的兵數，和編制的方法。

二、緊要操敵號令簡明條款篇 論的是號令的標幟以及傳達的方法。

三、臨陣連坐軍法篇 論的是臨陣時連坐賞罰的事情。

四、論兵緊要禁令篇 論的是兵營中的重要規程。

五、教管兵法禁令禁約篇 論的是長官和兵士應遵守的法約。

六、比較武藝賞罰篇 論的是兵士使用兵器技能的比較，並依據比較的結果，分別

賞罰。

七、行營野營軍令禁約篇 論的是行軍和對敵時的各項軍令和禁約。

八、操練營陣旗鼓篇 論的是操練營陣的坐作進退各方法。

九、出征起程在途行營篇 論的是怎樣準備出發，和出發以後在途中應注意的事項。

十、長兵短用說篇 論的是使用長兵器（如槍）要能抵禦短兵器的方法。

十一、藤牌總說篇 論的是使用藤牌和簷笠的方法。

十二、短兵長用說篇 論的是使用短兵器（如劍、棍、鉤、鐮）要能抵禦長兵器的

方法。

十三、射法篇 論的是使用弓箭的方法。

十四、拳經提要篇 論的是拳擊的方法。

十五、布城諸器圖說篇 論的是佈置營壘的方法，和必需的器具。

十六、旌旗金鼓圖說篇 論的是旌旗的式樣及其用法。

十七、守哨篇 論的是守衛的方法。內分墩墩該備什物，墩墩報警號令，墩墩號火走報軍法，查點墩墩法式，墩墩守瞭之法，守城派守城規則，守城該備器具廠屋……等節。

十八、治水兵篇 論的是治理水兵的方法；並述濬論及氣候、潮汐、占星等等的知識。

練兵實紀是戚繼光鎮守薊門的時候著的。繼光以北塞和南方的地勢氣候，都不相同；而且當時薊門的邊寇，數歲一騷動，動必數十萬，如非用那堂堂正正的軍陣，決不能和他們當鋒。而所有十餘萬守邊的戍卒，都是未經訓練，不聽指揮；一遇邊寇進犯，沒有不望風奔潰，懼恐落後的。繼光看到如此，就依照北塞的地勢，切實的訓練士卒以攻守的方法；且更注意於團體紀律的訓練。當時訓練的條款，自伍法以至營陣，作成有系統的敘述。就是這一部練兵實紀，計分前後兩編：

前編分九卷：

一生要述

五一

一、練伍法 分論騎兵、步兵、車兵、輜兵、合車步騎營、中軍旌鼓等的編練方法，共計四十三條。

二、練膽氣 列舉循士情、公賞罰、一號令、謹洩漏、定軍禮、蘇勞役、恤病傷、禁爭毆、禁喧譁、禁竊盜、禁博奕等四十三條，都是規定軍士士卒日常所應做到的事。

三、練耳目 列舉明旗鼓、明銅鑼、明礮號、定發放、稽傳令等十六條，分論訓練兵士對於各項信號等的認得清，聽得懂，並便切實遵行。

四、練手足 列舉校武藝、校遠射。校火器、察遺矢、稽損廢、練心力、練手力、練足力等武藝和考績的方法。

五、練營陣 列舉操馬兵、操步兵、廣行營、謹驚馬、操車兵、操車騎、操行伍、操輜營等場操方法，計十八條。

六、練營陣 列舉練啟行、清行伍、傳號令、謹途遺、嚴哨法等行營方法，計十八條。

七、練營陣 列舉安野營、謹營壁、嚴營門、恤病軍、止擾害、治喧動、申夜號、下暗營等野營方法，計二十九條。

八、練營陣 列舉練戰實、論用命、作怒氣、齊士心、禁貪利、懲傷害、罰故避、報私仇等戰約，計三十條。

九、練將 分論將官應正心術、明死生、辨利害、堅操守、寬度量；應知聲色害、貨色害、勝人害、委靡害等等，計二十六條。

後編練兵實紀雜集六卷：

一、儲練通論 內分論儲將、練將膽、練將藝、正習訛、練真將、分將品、練心氣、正選練各篇。

二、儲練通論 內分論原軍禮、原用人、原性氣、原感召、原信、原教、原羣藝旗鼓營陣、原練兵、原火器、原戰器、原用器、將祕、器祕、戰祕各節。

三、將官到任實鑑 論將官到任的時候應注意的事情。如聽言、明察、查軍實、辨形勢、置號簿等等。

四、登壇口授 紀述召集將官訓話的情形。申述同舟共濟的必要，並列舉歷代名將的事實、來激勵將官。

五、軍器解 分論各項兵器的使用法。

六、車步騎營陣解 分別說明敵臺、烽墩、車營、馬營、步營、輜重營的結構和應用的方法。

戚繼光

參考書要

明史

職紀

明史紀事本末——谷應泰

明倭寇始末——谷應泰

倭變事略——宋九德

徐海本末——茅坤

汪直傳

戚少保年譜

蓬萊縣志

畿輔通志

山東通志

浙江通志

福建通志

廣東通志

紀效新書

練兵實紀

練兵實紀雜集

荏莪要略

止止堂集

中國地理沿革圖——蘇甲榮

中國歷代疆域戰爭全圖——歐陽纓

歷代疆域形勢一覽圖——童世亨

咸繼光——束雲達

咸繼光——陳辭雲

咸繼光——章衣萍

(完)

威權光

五六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渝初版

渝版瀏陽紙

威繼光 (全一冊)

☆☆☆☆☆☆☆☆☆☆
☆☆☆☆☆☆☆☆☆☆
☆☆☆☆☆☆☆☆☆☆
☆☆☆☆☆☆☆☆☆☆
☆☆☆☆☆☆☆☆☆☆
☆☆☆☆☆☆☆☆☆☆
☆☆☆☆☆☆☆☆☆☆
☆☆☆☆☆☆☆☆☆☆
☆☆☆☆☆☆☆☆☆☆
☆☆☆☆☆☆☆☆☆☆

定價國幣九角

(郵運匯費另加)

有 不
著 准
作 翻
權 印

編 者 程 寬 正

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

重 慶 李 子 瑞

印 刷 者 中 華 書 局 印 刷 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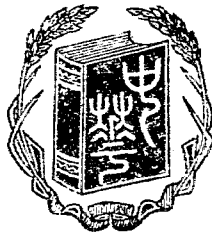
發 行 處 各 埠 中 華 書 局

111111111

7986

重慶市圖書館登記審查證安圖字第三二六號

78



BC

25.2

4